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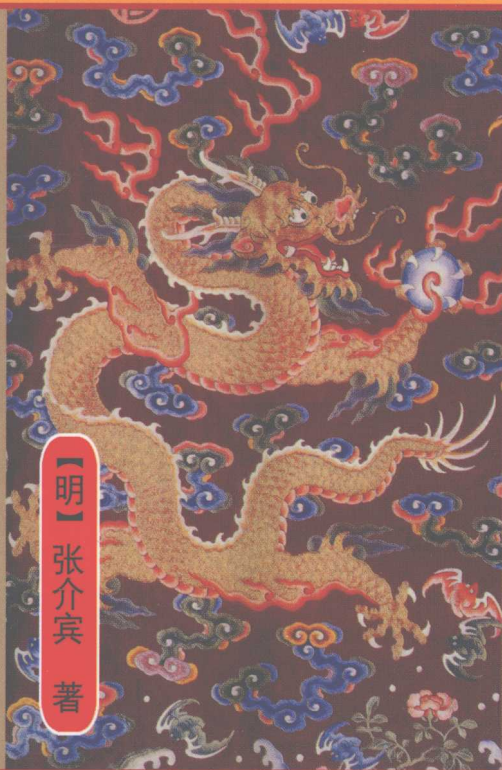


黄帝内经素问名家评注选刊

类经

黄帝内经
分类解析

上



【明】张介宾 著

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

學苑出版社

黄帝内经素问名家评注选刊

类 经

黄帝内经分类解析

(上)

[明] 张介宾 著
孙国中 方向红 点校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类经/[明]张介宾著;孙国中 方向红点校.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9

(黄帝内经分类解析)

ISBN 978-7-5077-0447-1

I. 类… II. ①张…②孙…③方… III. ①类经-著作-点校-中国-明代 IV. R. 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0374 号

责任编辑:林霖

责任校对:国中

封面设计:李戎

出版发生:学苑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由政编码:100078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010-67675512、67602949、67678944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 厂:北京市广内印刷厂

开本尺寸:850×1168 1/32

印 张:68.625

字 数:1535.8千字

版 次:200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08年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 数:2001-4000册

定 价:128.00元

致 读 者

《类经》一书，学者推崇，医家习之为指南，道家习之为养生，儒家习之为明哲，世人视之为宝鉴。究其所以，不外乎三。

一、语言通俗易懂，立论精当不虚。虽为古人之书，语无曲折，言不冷僻，疏讲经义，钩深索隐。融百家之言于一炉，汇古今之论成一理，俗语中显深邃，平淡中见神奇，一气读来，绝无晦涩之感，仔细品味，令人终身受益。

二、经文分类而集，同项合并，脉络清晰。分诸门，天人一贯，阴阳五行，条条摆明大道理；别诸类，区分病症，各有所属，一一道出真病机。自是而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现，巨细通融，前后相续。合《灵》、《素》于一体，辨证论治，得两纲六要之真传，不外乎阴阳、寒热、虚实、表里；撮要旨于《易经》，整体宏观，握生死诊治之枢机，不外乎真假、逆顺、先后、缓急。用八法，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宗四诊，望闻问切，脉症标本得依据。字字留心，开重门而释难疑；篇篇参透，登大堂可作明医。休言医门难入，本书在手，犹如渡河有

船，登山有梯。

三、图文并茂，显幽指迷。五运六气，理奥难知，绘图以示其简，图说以顺条理。针灸百穴，分寸精密，名称位置有定，得图取穴更易。诗诀短而义精，词赋长有真谛，化繁难为易晓，阐精微于《图翼》，一部《类经》百万言，提高理法方药之运用，增加临症发挥之技艺。何不潜心专注，阅读仔细，赢得个国医妙手，弘扬我中华绝技。

乙酉年索隐斋主人悟真子孙图中识

前 言

成书于秦汉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传统医学的渊源，几千年来它在防病治病、保健养生方面，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它那博大精深的内涵，丰富辩证的哲理，培育出一代代著名的医学大师。历代学者对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其研究领域涉及广泛，并不断地开拓创新，形成多种学科研究并进的可喜局面。

国内研究《黄帝内经》的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洪图先生在其《黄帝内经研究大成》一书中指出：“《内经》之所以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是因为它不仅包含有丰富而科学的医学理论、防治疾病的重要原则与技术，同时还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运用古代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讨论和分析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课题——生命规律，从而建立起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来，历代医学家正是在《内经》所创建的理论、确立的原则、应用的技术及其所采取的方法论的基础上，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与创新，使中医学学术得到持续发展的。一部雄伟壮阔的中国医学史，无处不体现着《内经》的指导作用；光彩纷呈的众多医学流派，无不以《内经》的理论为其渊源。古今无数的中医学大家，或者理论上独树一帜，或者防治疾病效验如神，然而究其成功之路，均未离开研习《内经》以为立

说之根本。即以专门研究《内经》而垂示后世者亦不乏其人，如唐代杨上善、王冰，明代马玄台；在全面研究《内经》基础上攻克某类疾病而著书者尤多，如汉代张机撰《伤寒杂病论》，清代叶桂留给后人《临证指南医案》；参透《内经》某方面的要旨，明清间喻昌则以《秋燥论》、《大气论》而名著医林；现代中医教育家任应秋，一生著作 30 余部，多以《内经》为基础，专门以《内经》为研究对象者即有《病机临证分析》、《黄帝内经研究论丛》、《内经章句索引》等。正是由于《内经》科学地确立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因而，迄今为止的历代有成就的中医学家的，尚无一人不是精研《内经》者，这一事实即足以证明《内经》在中医学中的至尊地位。”特别应该指出：《黄帝内经》不仅仅是一部医书，而且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规模十分宏伟的中国古代的科学文献。它汲取了古代科学家们对天文、历算、气象、生物、地理，以及人类、心理、逻辑、哲学、养生等多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而展示了古代丰富的科学成就，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黄帝内经》是全世界第一部人体科技专著，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黄帝内经》十八卷”，其中包括《素问》九卷，《灵枢》九卷，可惜此书早在唐代已无完本，今日所见是唐代中期医学家王冰整理补充而成。从唐代宝应元年（公元 762 年）始，至今已有 1242 年，在经历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至今一千多年里，有数百家为《黄帝内经》发微掘隐者，无

论在医学、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

《黄帝内经》原文是深奥的，今人的白话译本，很难将其中的微言大义全部译出，只有认真研读古人对经文的注释，才能体悟其中的玄旨，从而把握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换言之，揭示《黄帝内经》深奥的内部机理，将其中言而未发，发而未尽之义和盘托出，古人比今人讲的更多，说的更准，今人之著作于此则多有所失，古代诸家之注释，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从而指导我们对其进行认真的、细致的、深入的、系统的、全面的研究。

《素问》与《灵枢》构成《黄帝内经》的整体，但就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似可称之为《素问》为体；而《灵枢》为用，皆因古人先作《灵枢》，而《素问》实补《灵枢》之所未备，述其源而阐其本者也。故后世学医者，均先攻《素问》，而后《灵枢》易明。西汉淳于意以诊籍名标史传，皇甫谧称其学皆出于《素问》；东汉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垂万世辨证论治典范，首称撰用《素问》，可见《素问》一书的重要性。故本套选刊从历代《素问》注释家中，挑选出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最有权威的专著，给今天的研究者导航引路，指迷破疑，从而帮助读者掌握《黄帝内经》的精华，成就自己的悬壶济世之功。由于我们的学识有限，在整理点校等方面，一定存有不少的错误缺点，在此诚望海内外学者批评指正，以期使我们的工作做的更好。

叶氏序

合天地人，性命为重。命从谁生，生命者，曰父曰母；命从谁司，司命者曰君、曰相、曰师；命者谁为之总，总君父师相之权者曰医。

上古时神农、黄帝君而医，岐伯诸公师而医，而医实首于伏羲。羲惧天下后世离天地人而二之也，首立一画以为天地人之总，仲尼名之为太极。太极者，天地人之心也，即所谓性命也。由一心而生八卦，复生六十四卦，列为三百八十四画，而世人之病，病在于三百八十四画中求活计，而不知一画为总，此羲之所以医千万世之病源也。

自是神农有《本草经》，轩岐有《灵》、《素》经，两大经出而言医者咸宗之。顾《易》卦有文王、周公、孔子三大圣人为之羽翼，然后《易》义昭明于天地，而《灵》、《素》之后，无能羽翼之者。自秦越人以下，世称神医，而实非文王、周公、孔子之偶，况如王太仆之俦乎？

今略举其大者，如三焦胞络本有形也，而《二十五难》以为无形；两肾皆藏精也，而《三十六难》以右肾为藏精系胞之命门；头为诸经之会也，而《四十七难》以为诸阳之会，此秦越人之与《内经》左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而王注改明为名，是君火第有空名而都无真明也，此王太仆之与《内经》左也。夫曰《难》曰

《注》而失有如是，轩岐再起，其谓何之？此吾友张景岳所以慨然而叹，毅然而起，直以发明《内经》为己任也。

景岳名介宾，字会卿，为会稽之杰士，幼禀明慧，自六经以及诸子百家无不考竟，而从其尊人寿峰公之教，得观《内经》，遂确然深信，以为天地人之理尽备于此，此即所为伏羲之《易》也。于是出而治世之病，一以《内经》为主，小试则小效，大试则大效，无所不试则无所不效，而医林之诸子百家咸听吾所用，而不为诸子百家用。

如关格之脉，本以人迎、气口辨阴阳之否绝，而仲景祖《难经》之说，云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遂致后世误传，此则用仲景而不为仲景用也；上以候上，下以候下，此脏气脉候之正理，而《脉经》以小肠大肠附配两寸，脏象岂容颠倒乎？人迎系阳明之腑脉，气口系太阴之脏脉，而《脉经》以左为人迎，右为气口，以左候表，以右候里，表里岂容混乱乎？此则用叔和而不为叔和用也；病机十九条，此明五脏六气病化所属之本，非皆言其太过也，而《原病式》尽以有余为训，则不足之候，何以能堪？此则用河间而不为河间用也；至阴虚天气绝，至阳盛地气不足，此明阴阳不交之败乱也，而丹溪引之，以证阳道实、阴道虚，而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斫伐生机，莫此为甚，此则用丹溪而不为丹溪用也。脉有更代，是名代脉，自仲景以中止为代，而后世述之，是代脉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伤寒本传十二经，自刘草窗有传足不传手之

说，而诸家宗之，是传经之不明也，至今日而明矣。

凡皆景岳之主持《内经》，运用诸子，轩岐之后，文不在兹乎！犹恐《内经》资其自用，而不能与天下共用，遂乃著而为《类经》，一曰摄生，二曰阴阳，三曰脏象，四曰脉色，五曰经络，六曰标本，七曰气味，八曰论治，九曰疾病，十曰针刺，十一曰运气，十二曰会通，共三十二卷，掇为三百九十条，更益以《图翼》十一卷，《附翼》四卷。观其运气诸图注，则天道可悉诸掌；观其经络诸布置，则脏象可洞其垣；观其治法之玄机，则见之诸条详按。凡其辨疑发隐，补缺正讹，别精气，析神明，分真假，知先后，察气数初中之妙，审阴阳合辟之机，原始要终，因常知变，靡不殚精极微，秋毫无漏。此书一出，当使《灵》、《素》与羲《易》并行，其有功于轩岐大矣。

要之，此书不但有功于轩岐，而并有功于羲《易》。景岳于《内经》外，更作医《易》等篇，余尝观邵子之圆图方图，多所未白，得景岳之图解而了然无疑也，孰知此《类经》者，合羲《易》与《内经》而两相发明哉？

余初与景岳交，自癸卯岁始。余以苦心诵著，耗脾家之思虑，兼耗肾家之伎巧，于是病泄泻者二十年，医家咸以为火盛，而景岳独以为火衰，遂用参术桂附之剂，培命门之火，而吠者竞起，余独坚信不回，服之五年而不辍，竟使前病全瘥而脾肾还元。余之敢于多服者，胆力之决断也；景岳之敢于多用者，识力之明透也。非景岳不能有此识，非余不能有此胆，余两

人之相与亦奇矣。余既受景岳之赐，因问景岳何以及此，则归功于《内经》。因是每持《内经》相与谈论，余才得其皮毛，而景岳已得其精髓。景岳谓余，将注《内经》，为世人式。余喜之甚，怱怱^①成之。及余官汴梁，又迎景岳治余母太安人，延寿者八载，时《类经》尚未竣也。余自江右参藩归家十余年，而景岳亦自长安归家，特从会稽过穀水，见余于峥嵘山下，曰：“《类经》成矣。”余得而读之，一读一踊跃，再读再踊跃，即请付之梓，而景岳犹虑识者寡也。余曰：“太阳未出，烛火生明；太阳一出，孤灯失照。向日之《内经》不明，而诸家横出，灯之光也，今《类经》一出，太阳中天，而灯失色矣。人情不甚相远，既能见灯，岂不见日？景岳又何虑焉？”于是意决，将付之梓，而请余为序。

夫景岳之妙旨，载在《类经》，不待余序，余所序者，谓其注《内经》而并著医《易》。世之能注《易》者；不出于程、朱；能注《内经》者，不出于秦越人、王太仆。景岳一人，却并程、朱、秦、王之四人合为一人，而直接羲黄之脉于千古之上，恐非程、朱、秦、王所能驾也。今程氏《易传》、朱氏《本义》业遍天下，家传户诵，而张氏之《类经》，非特医家所当传习，儒者尤当服膺，自今以后，家传户诵，景岳之造福于天下者不小，而造福于千万世者胡可量哉？余获此编，大喜大快，冀速其传，

^① 国中按：“怱怱”，原文作“从臾”，“从臾”乃古形、古义，今已不用，现作“怱怱”，故改之。又按：“从臾”、“从容”，均属叠韵联绵字，其发音词义均与今之“怱怱”同。

遂为序之而赞其刻之。

时皇明天启四载，岁在甲子，阳月上浣，赐进士第，湖广按察司副使，分守荆西道，前奉敕提督河南学政，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分巡南瑞道，通家友弟叶秉敬顿首拜撰。

自序

《内经》者，三坟之一。盖自轩辕帝同岐伯、鬼臾区等六臣，互相讨论，发明至理，以遗教后世，其文义高古渊微，上极天文，下穷地纪，中悉人事，大而阴阳变化，小而草木昆虫，音律象数之肇端，脏腑经络之曲折，靡不缕指而胪^①列焉。大哉！至哉！垂不朽之仁慈，开生民之寿域，其为德也，与天地同，与日月并，岂直规治疾方术已哉！

按：晋皇甫士安《甲乙经·叙》曰：“《黄帝内经》十八卷，今《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即《内经》也。”而或者谓《素问》、《针经》、《明堂》三书，非黄帝书，似出于战国。夫战国之文能是乎？宋臣高保衡等叙，业已辟之，此其臆度无稽，固不足深辨。而又有目医为小道，并是书且弁髦置之者，是岂巨慧明眼人欤？观《坡仙楞伽经·跋》云：“经之有《难经》，句句皆理，字字皆法。”亦岂知《难经》出自《内经》，而仅得其十一，《难经》而然，《内经》可知矣。

夫《内经》之生全民命，岂杀^②于十三经之启植民心？

① 国中按：“胪”，古文有“陈列、罗列”之义，今已不用，此文胪即罗之义也。

② 又按：“杀”，古义有“小、差”之别。《吕氏春秋·审时》云：“大本而茎杀”，高诱注云：“杀，或作小。”《文选·陆倕》云：“洪杀殊等”，刘良注云：“杀，小也。”《荀子·大略》云：“仁之杀也”，注云：“杀，差等也。”《礼记·文王世子》云：“亲亲之杀也”，郑玄注云：“杀，差也。”又按：《说文通训定声》认为“杀、差”可为假借。此文作“小”为是。

故玄晏先生曰：“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虽有患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此言之，儒其可不尽心是书乎？奈何今之业医者，亦置《灵》、《素》于罔闻，昧性命之玄要，盛盛虚虚而遗人夭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所谓业擅专门者如是哉！此其故，正以经文奥衍，研阅诚难，其于至道未明，而期冀夫通神运微，印大圣上智于千古之邈，断乎不能矣。自唐以来，虽赖有启玄子之注，其发明玄秘尽多，而遗漏亦复不少，盖有遇难而默者，有于义未始合者，有互见深藏而不便检阅者。凡其阐扬未尽，《灵枢》未注，皆不能无遗憾焉。及乎近代诸家，尤不过顺文敷衍，而难者仍未能明，精处仍不能发，其何裨之与有？

初余究心是书，常为摘要，将以自资，继而绎之，久久则言言金石，字字珠玑，竟不知孰可摘而孰可遗。因奋然鼓念，冀有以发隐就明，转难为易，尽启其秘而公之于人，务俾后学了然而见，便得趣，由堂入室，具悉本原，斯不致误己误人，咸臻至善。于是乎详求其法，则唯有尽易旧制，颠倒一番，从类分门，然后附意阐发，庶晰其轡，然惧擅动圣经，犹未敢也。粤稽往古，则周有扁鹊之摘难，晋有玄晏先生之类分，唐有王太仆之补削，元有滑撝宁之撮抄，鉴此四君子而后意决。且此非十三经之比，盖彼无须类，而此欲醒瞶指迷，则不容不类以求便也。由是遍索两经，先求难易，反复更秋，稍得其绪，然后合两为一，命曰《类经》。

类之者，以《灵枢》启《素问》之微，《素问》发

《灵枢》之秘，相为表里，通其义也。两经既合，乃分为十二类。夫人之大事，莫若死生，能葆其真，合乎天矣，故首曰摄生类；生成之道，两仪主之，阴阳既立，三才位矣，故二曰阴阳类；人之有生，脏气为本，五内洞然，三垣治矣，故三曰脏象类；欲知其内，须察其外，脉色通神，吉凶判矣，故四曰脉色类；脏腑治内，经络治外，能明终始，四大安矣，故五曰经络类；万事万殊，必有本末，知所先后，握其要矣，故六曰标本类；人之所赖，药食为天，气味得宜，五官强矣，故七曰气味类；驹隙百年，谁保无恙，治之弗失，危者安矣，故八曰论治类；疾之中人，变态莫测，明能烛幽，二竖遁矣，故九曰疾病类；药餌不及，古有针砭，九法搜玄，道超凡矣，故十曰针刺类；至若天道茫茫，运行今古，苞无穷，协惟一，推之以理，指诸掌矣，故十一曰运气类；又若经文连属，难以强分，或附见于别门，欲求之而不得，分条索隐，血脉贯矣，故十二曰会通类。汇分三十二类，此外复附著《图翼》十五卷。盖以义有深遂而言不能赅者，不拾以图，其精莫聚；图象虽显而意有未达者，不翼以说，其奥难窥。自是而条理分，纲目举，晦者明，隐者现，巨细通融，岐貳毕彻，一展卷而重门洞开，秋毫在目，不惟广裨乎来学，即凡志切尊生者，欲求兹妙，无不信手可拈矣。

是役^①也，余诚以前代诸贤，注有未备，间多舛错，

① 国中按：“役”字，古文有“事”之义。《左传·成公二年》云：“以役王命”；《襄公十七年》云：“何以为役”；《昭公十三年》云：“为此役也。”杜预作注均云：“役，事也。”

掩质埋光，俾至道不尽明于世者，迨四千余祀^①矣。因敢忘陋效顰^②，勉图蚊负，固非敢弄斧班门，然不屑沿街持钵，故凡遇驳正之处，每多不讳，诚知非雅，第以人心积习既久，讹以传讹，即决长波，犹虞难涤，使辨之不力，将终无救正日矣，此余之所以载思而不敢避也。吁！余何人斯，敢妄正先贤之训，言之未竟，知必有闕余之谬而随议其后者，其是其非，此不在余而在乎后之明哲矣。虽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断流之水，可以鉴形，即壁影萤光，能资志士，竹头木屑，曾利兵家，是编者倘亦有千虑之一得，将见择于圣人矣，何幸如之！独以应策多门，操觚只手，一言一字，偷隙毫端，凡历岁者三旬，易稿者数四，方就其业。所谓河海一流，泰山一壤，盖亦欲共掖其高深也。后世有子云，其悯余劳而赐之斧正焉，岂非幸中又幸？而相成之德；谓孰非后进之吾师云。

时大明天启四年，岁次甲子，黄钟之吉，景岳子自序于通一斋。

① 国中按：“祀”，原文作“禘”，是祀的古字，今已不用。又按：“祀”字，古文有“年、代、世、载”之义。《左传·宣公三年》云：“载祀六百”，杜预注云：“载、祀皆年。”《汉书·五行志上》云：“惟十有三祀”，颜师古注云：“祀，年也。”唐柳宗元《与友人论文书》云：“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注云：“祀，世也。”

② 国中按：“顰”，原文作“瞋”，乃假借字，故改之。